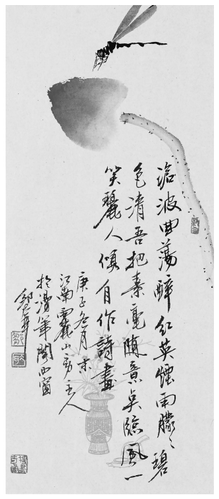
笔墨丹青蕴诗意 ——邹宁诗书画品鉴

邹宁

字致远,号大耳;别署郁犇,画斋雨麓山房,中国诗书画家,民革党员。

韩少婴、刘俊川、丁芒先生入室弟子,先后求教于黄养辉、陈大羽、杨建侯、周积寅等诸前辈。现为南京雨花台区政协委员/文史委员会委员,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研究员,中国美协江苏创作中心研究员,南京雨花书画院院长,民革江苏省中山书画院理事,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,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理事,江苏省直书法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文联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,江左诗社副社长,江南诗词学会会员,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会员,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,江苏中陆必得旅游策划设计研究院艺术顾问/创意总监。



求新求变 诗味氤氲

□丁芒

画家邹宁,愿列于不是画家的我的门下,以学诗词,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不凡。诗意非诗所独有,中国画之要求神似,要求出神入化,核心就是要求经营诗意。也可以说,诗意就是画魂。画家如不领悟此理,孜孜于纸上仿真之术,终难达高境界。邹宁已有近五十年的画龄,早慧、有潜质,师从名门,书画兼攻,传统与自然两不废,理论与实践求互促。更深悟诗书画相通相益之道,常将所作古体诗交我修改,并熟记于心,一面作画,心中诗句纷涌,灵思贯于笔端,产生种种遐想、逆想、奇想、妙想,笔墨之间因而栩然有神,翻然有化,然后再将诗句题上,不但在形式上构成书与画的统一的优美结构,且在内容上互达互补。由于上述原因,就造就了这位画家,使他不但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兼工,工笔、写意两全、宏观、微观俱精,更重要的是笔墨间诗味氤氲,灵馨四射。诗意何来?除上述深厚的因素,如志向深远、功底深厚、体味精醇、钻研诗学等之外,我觉得:术之求新求变,悉以诗作牵引,这大概是邹宁画的成功秘诀,起码是足以充分显示其特色的最内在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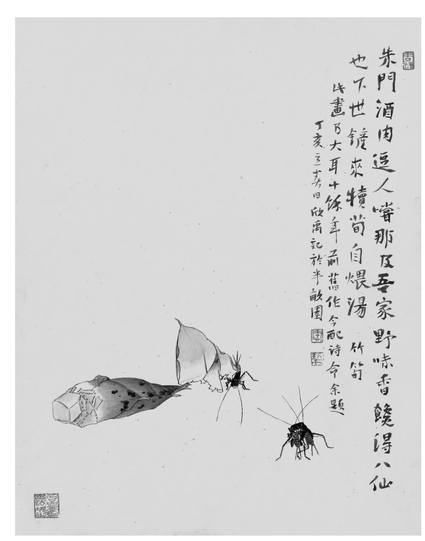
榴花开尽蕊犹鸣,
独有秋风说古今。
草木无知能自恋,
人生相遇重真情。

且举一例:石榴皮应是黄褐色,而邹宁画中的石榴大多是黑灰色。这不是简单的“墨分五色”之用,而在于意境的考虑。正如其题诗:“深山熟石榴,向日便开口。山深无人间,颗颗明珠起”。画黑灰色皮突出其“熟”:黑色沉重,附得枝垂,随风摇晃,更有空间感、动感;黑色皮与攷红晶莹的石榴籽,颜色和质地对比鲜明,形成并强化了苍老与新生的对比度、约束与抗争的对比度、寂寞与喧哗(皮迸裂、籽跳跃)的对比度,给人一种生命强烈的启示与感悟。

再说他画的竹。一般都画晴天的静谧的竹,而他笔下却多是雨竹、风竹。晴竹,只能画出自然之态,风竹雨竹却增添了重感,动感、抗击斗争之感,从而竹之孤傲、劲节、挺立不拔之姿之气愈显,对人的生命精神的歌颂、倡扬、批判的画意画魂,因而更为鲜明强烈。他再配上诗句:“雨中听竹和秋意,秋在书窗小榻边”,以诗之虚笔,不写看竹而写听竹,不写雨打而写成“秋”,大大补充并延伸了画中的竹的书写意旨,书画互补、互延,达到导入其诗境、悟其韵味的效果。为此,岂不大大开拓并延伸了一般画竹几已定格的“象征性”了吗?

邹宁为人踏实、厚道,办事认真、热情,为画则奠基扎实、悟性超常。吾知其必有大成。略抒我之观感以慰以劝,亦颂亦励。

(本文作者丁芒系当代诗坛泰斗、著名作家、文艺评论家、散文家、书法家)



画家原本是诗人——读邹宁题画诗

□苏位东

北宋张舜民《题赵大年奉议小景》有云:“自古词人是画师”,此话不假。在我国诗歌史上,确有不少诗人、词家同时也是书画家。著名者有王维、张志和、杜牧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晁补之、李清照等等;而以书画著称于世同时也是诗人者,有赵孟頫、倪瓒、吴师道、米芾、唐寅、徐渭、文征明、董其昌、沈周、石涛、郑板桥(包括八怪)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刘海粟、何香凝、林散之等等。两个名单对照,书画家擅诗者居多,可见书画家们历来对诗词的修养是十分重视的。潘天寿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地说:

我以为一张画,有时凑上一句或一首好诗,也像山水得风而鸣,得雨而润,能作诗的画家,他可以集中精力作画,把画所不能及到的,用诗去补救。不会作诗的画家,知道自己无法补画不足,拼命在画上雕琢,反使画不自然。这是不会作诗的画家吃亏的地方。

邹宁是个会作诗的画家,所以他不需要“在画上雕琢”,且不吃亏。他是个对画画异常痴迷的人,他说自己“今生约半付轻烟,水墨横斜伴梦眠。过客匆匆何处去?痴情照旧笔耕田。”对于他来说,笔耕不是那种“既自以心为形役”的苦差事,而是一种愉悦,一种精神之释放。虽有那种“照壁青灯伴墨眠”的劳作之艰辛,但更有“今生纸上做神仙”的乐趣与快慰,所以他才会“心种千寻龙凤竹,痴情不晓是何年”。

题画诗寄情于丹青,纵思于六合,既能扩大画面的空间,又能延伸画面的时间,在尺幅之间表现出不尽的诗情,无限的画意。

邹宁有一幅石榴图,画面上是一株“枯木逢春”的老石榴树,苍老遒劲,而新枝挂果结实。一只天牛爬在一根细长的朝天枯枝之端,触须分扬,昂头欲语,画家题诗曰:

榴花开尽蕊犹鸣,
独有秋风说古今。
草木无知能自恋,
人生相遇重真情。

诗中除第一句阐释画面之外,其余三句层层扬开,引读者由画意之视觉欣赏,自然联想到人生、联想到历史沧桑和人间真情。诗情与画意相辅相承,相得益彰,给人以清新和谐的艺术感受力及丰富厚重的艺术想象空间。诗人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人,即使是阐述画面的语句,也不是照相似的去描摩,而是用诗言来抒发。比如都是写成熟而开口的石榴,元人马常祖说:“蕊珠如火一时开”;而邹宁却说:“榴花开尽蕊犹鸣”。一个“火”字把石榴写的红得热烈;一个“鸣”字把石榴写出了声响,写出了精神。并且好像天牛的鸣唱一样,而借助秋风去谈古论今。这是诗的通感,是诗人以其灵气而捕捉到的艺术感觉。只有具备了这种敏锐的艺术感觉,且及时捕捉住一个“仙”字,借着画与诗表现出来了,因为是“醉里仙”,所以才“笔走墨云颠”,才会饱蘸“瑶池水”,“写尽春秋不老天。”好一个“写尽春秋不老天”!这个警句蕴含丰富而深沉,令人想到的不仅是“人书俱老”,更有历尽沧桑、长存青史等诸多内涵。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:“作诗火急追亡逋”了。邹宁把稍纵即失的艺术感觉一把抓住了,并且深入浅出地作了艺术呈现。这是很见功力的。

轻舟,明月,这类画,画家画多了,也看多了,所以就熟视无睹了。艺术家怕就怕这种熟视无睹。一但熟视无睹,必然置若罔闻。那样,艺术生命大概就很难延续了。而敏锐的邹宁,却从这种常见的“景物”中发现了诗,他写道:

唤醒青山入画台,
飞泉珠迸落花开。
一舟轻载千秋月,
闲看风云几度来。

他不仅把青山写活了,把流泉写响了,而且把月亮写“老”了,把诗人的胸怀、情愫生动地活托出来了。一个“闲看”的闲字,又把作者的心态写得那么神情自若、轻松淡然。这就让读者不可能不从中受到感染和启迪了。

邹宁的题画诗,不仅写得有灵气,很大气,而且还很讲究格律,能做到这一点,是很不容易的。我认为,写题画诗也可以不要拘泥于格律,这种体裁最需要的是灵气,是性情,是气度。著名诗人忆明珠的题画就是这样的。比如他的《题面壁图》:“曾临深渊履薄冰,雷霆十万哑在胸。回首往昔皆成灰,舍身崖上学长生”;《题牡丹图》:“诗人老去兴犹酣,泼红洒绿写牡丹。最厌名士乞儿相,不说文章说寒酸”等等,写意抒怀,意韵无穷,潇洒自如,不拘一格,虽不完全符合格律,却不失大家气象。我的想法还是能律则律,不能律则便,以畅畅快快地抒怀为好。当今画坛能画擅诗者不多,我看邹宁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。为此,我也写了几句赠诗给他,也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尾吧:

自古丹青多意蕴,
画家原本是诗人。
墨痕韵律交融处,
借景生情是写真。

(本文作者苏位东系当代著名诗人、戏曲家、散文家、书画家)

本版绘画均为邹宁作品